

朝社叢書之一

陳允中著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

求是出版社印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目錄

——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的真態度——

導 言

- 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原因及其由來 一四
- 三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目的及其使命 一七
- 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原則 一九
- 五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的政黨 一五
- 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容及其分化政策 一五
- 七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的階層及中心 二〇
- 八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及其鬥爭方針 二五



80723250

- | | | |
|----|--------------------|----|
| 九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革命及民族政策 | 三七 |
| 十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及自由 | 三五 |
| 十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改善民生 | 三五 |
| 十二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往那裏去 | 三九 |
| 十三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三國際 | 四一 |
| 十四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傀儡戲(上) | 四四 |
| 十五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傀儡戲(下) | 四八 |
| 十六 | 結論 | 五〇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

——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的真態度——

導言

遠在七、七事變以前，中國共產黨就向全國人民，及中國民黨提議：組織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表示：願意實行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擁護國民政府，改編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取消蘇維埃制度，停止土地革命。以後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下，提出各色各樣的綱領，要求，和政治動員口號；又對於政府的設施：外交、內政、軍政、政略和戰略，隨時隨地加以責難和指斥，把一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性質，弄得非常含混，非常廣泛，以至莫明所以。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竟是什麼？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在這抗戰的進程中抱的什麼態度？採的什麼戰略？他說：願意實行三民主義，擁護政府，是不是真真的主張？他說：取消蘇維埃制度，停止土地革命，是否暫時的？表面的？如果是暫時的，這個暫時可能到什麼時候？如果是表面的，他內部又在如何進行？他說：和各黨派，各軍團，各民眾團體合作，是不是真誠的合作？是不是邀底的無條件無保

奮的合作？他說：不和國民黨爭領導權，他們是真心放棄這個企圖了嗎？他們為什麼提出一些不含抗戰要求、違反國情民情的主張和口號？這些主張和口號，是他們獨立提出來的嗎？還是受人家的指使？如果說人家指使他，那末，這個指使目的在那裏？作用又在那裏？……再說：他們所提出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是正確的民族革命方略？他的內容如何？使命如何？政策如何？我們應不應該擁護它，參加它，奉行它？我想：這是大家，每個關心國事，關心革命，關心民族前途的人，所急要瞭解，急要解答的問題。在這裏，我們就提供一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和說明。

但在沒有解答這些問題之前，還得先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幾種「特質」。這是幫助我們瞭解共產黨的真態度，和他所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種種口號，策略和行動的總鑑匙。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階級（無產階級）的政黨，他所擁護的是階級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所需要的階級意識，而不是民族意識。階級意識，不但和民族意識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而且民族意識大混，往往會使階級意識（民族分裝）減低。因此第三國際有：「工人無祖國」的教條。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國際革命的政黨，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在我們看來，固然是最高無上的大問題，然而從世界革命的立場上看來，顯然要降低了他的地位。所以他們的創導人——列寧氏說：「與工人運動比較起來，民族問題，祇有附屬的意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第八十三頁）。

第三、中國共產黨雖然也冠上「中國」二字，其實他不是中國獨立的政黨，他「是列寧的共產國際的支部」（陳紹禹：新形勢與新政策第10六頁），所以他要受第三國際的指導和命令，不能獨立自主的考慮並規劃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問題。而第三國際，更有「蘇聯是全世界勞動大眾的偉大的祖國」（共

蘇聯國際執委三五一宣言——引自爲和平而奮鬥的統一戰線第二十七頁）的名言，還更增加了他們對於自己民族和國家問題的輕視態度。

這裏三個「特質」，第一個破壞了民族和國家的統一性，完整性。第二個破壞了民族和國家的最高性，偉大性，尊嚴性。第三個破壞了民族和國家的自尊性，自信性，獨立性。所以中國共產黨，在本質上看來，對於民族革命，不但不能有一種正確的理解，和偉大的熱情，而且他的理論和行動，有意或無意的动摇了民族革命的陣容，分散了民族革命的勢力。

又因爲他具了第一種特質，所以無論在任何環境中——就是在民族的生死關頭，他也不願放棄或停止階級利益的鬥爭。因爲他具了第二種特質，所以他的行動，和第三國際指揮下的各國共產黨的活動目的和方式，往往有共通的地方。因爲他有第三種特質，所以他對於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愛護與熱情，遠在他對於「蘇聯」的愛護與熱情之下。

此外，還有兩點應該說明的。

第一、中國共產黨認爲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國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他又認定：這個民主革命，是「達到社會革命階段」的過程；就是在目前，也還是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對付外敵——帝國主義，主要的是日本；一方面是對付內敵——封建殘餘，資本勢力——，在目前主要的是漢奸及其他。資產階級對於「抗日」是同意的，對於制裁內敵，就不能完全同情。革命進到高度形態，資產階級就會動搖變節。

第二、中國共產黨認中國革命（自然是指出資階級革命）有一種不平衡的發展，在某一地區（自然

指所謂邊區已取得完全的勝利（自然是指出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推行，以及紅軍制度的建樹），而在其他區域尚沒有受到良好的革命的成果（詳見下列各章）。

根據以上的說明，中國共產黨在這抗戰中所抱的態度如何？他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何在？也大約可以想像一二。而我們以後說到共產黨主張和策略的時候，大家更不致於莫明其妙了。

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原因及其由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原因」何在？是不是爲了「抗日」？——從表面上看來，當然要這樣認定，然而事實上却不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他們爲什麼要倡導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國際的原因，一種是我國國內的原因。

在國際間，第三國際所領導的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國際紛擾的加緊，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凝聚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無形中減低了階級意識。因之，以階級意識及利益爲前提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就減了它對殖民地的威力，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也會分立爲各種不同的集團，懷抱着各種不同的態度和方法。尤其是法西斯政權抬頭以後，不但在國內給予各該國無產政黨以無情打擊，而且在國際間形成反共反國際活動的結合，即「防共協定」，直接威脅了他們國際革命的大本營，也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偉大的祖國」——蘇聯」。所以他們說：「法西斯主義是一切勞動者底死敵，牠不管勞動者底政治信仰如何，而將他們的權利與自由完全剝奪」。又說：「德國帝國主義……侵略波羅的海沿

岸各國及蘇聯」。「英國……不僅加強德國底反蘇聯傾向，而且還加強日本和波蘭底反蘇聯傾向」。——「界動向第二十三頁——共產國際第七次全國大會決議」。因此，爲了保全並發展各國共產黨勢力，除了保護他們偉大底祖國，都不能不發動一種反法西斯帝國運動，更不能不集中力量。所以他們說：「爲了順利地進行反對資本進攻，反對資產階級反動方法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那末，在工人階級的一切部分，不管他們屬於什麼組織，都在行動上統一起來」（同上第二十三頁）。但僅僅地統一工人還不夠，還不夠反對他當前的大敵，所以他又說：「共產黨員應當努力把勞動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所有他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團結起來，在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團合起來」（同上第二十八頁）。——這就是「統一戰線」一個運動產生的實際原因。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他能不服從第三國際的命令嗎？此其一。

其次是我國內在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機關的第三國際深深地領略到：中國民族危機日益紧迫，已達到存亡關頭，因之，民族意識和熱忱，也一天天地增進，而三民主義及其政黨，和中央政府，又一天天地在全國人民之前，擴大其信仰，鞏固其基礎。反之，在中國，因爲民族資本沒有充分發展，所謂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對比起來，本來就小得可憐，而且，中國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如果國家能夠爭取獨立，民族能夠爭取生存，無產階級也才有幸運可求，才有生存的權利。否則，「覆巢之下無目卵」，「蘇維埃政權」，也決不能建立。所以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理論，不但號召不了一般民眾，也就號召不了無產階級。而共產黨最得意的「紅軍」，又被中央痛勦，逼於「日暮途窮」的境地。所以他們號稱：「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即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由於不願意蘇維埃制度、土地革命，而凶完

反賣國賊的份子的存在，……由於不願意……的份子的存在」？反對階級制的「蘇維埃制度」，反對暴力政策的「土地革命」，是全國人民的主張，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屈服在全國人民之前，表示放棄這個錯誤的政策！如果僅僅有「不同意份子存在」，共產黨能夠因為少數人的偏見，而犧牲他們認為正確的革命方略嗎？在「反日」一點上，也是一樣。因此，共產黨要想保全並發展其力量——軍力、政治力、……就不能不模糊其態度，減少外敵，所以他們表示：停止土地革命，放棄蘇維埃制度，並表示擁護並實行三民主義。又不能不對於全國人民迫切，要求的民族革命——抗日，表示擁護和參加，表示他在抗日進程中和全國人民合作，這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內在的原因。此其二。

為了適應上述的原因，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就有這樣的決議：「共產黨員應努力……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基礎上建立廣大的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戰線」（世界動向第二十八頁）。但是殖民地的國家，人民迫切的要求，是民族革命，對付侵略他們的帝國主義，所以該會為適應這種要求，又議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建立反帝人民戰線」，這就是「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或「陣線」，以及「反帝統一戰線」或「人民戰線」的由來。也就是整個世界「統一戰線」運動的由來。

至於我們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所以「抗日」成為全國人民的請求，和政府一切設施的方策，民衆革命的高潮，已走上一個極頂——「抗日」，一級極的「反帝」二字，決不能適應我全國人民的願望，和客觀的需要。所以「反帝戰線」，在我國又稱為「抗日戰線」。

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以後，接着也有一個決議，其主要內容，就是示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說：「日帝國主義，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全世界，中國各階級，各階層，以及各武裝勢力，改變了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應該是發動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對日帝國主義與國民黨……。」這是反映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目前政治形勢與黨務任務決議」）。在這裏，他們為了適應民情起見，已把「反帝戰線」之名稱，改變為「民族革命戰線」或「民族統一戰線」了。（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又作以下的決議：「一年來，中國抗日救亡運動廣泛發展，『抗日統一戰線』開始發動，已給日寇以相當的打擊。但……『民族統一戰線』還在開始階段」。又說：「只有繼續開展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派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說：「去年十二月政治決議上，所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並推動他而走『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共產黨關於抗日救亡運動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於是「『一戰線』，可冠上了『抗日』兩個字。

這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

三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目的及其使命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的原因，既不是爲了「抗日」，它的目的和使命，也當然不是爲了「抗目」，還是毫沒有問題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目的及其使命

那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是什麼？使命又是什麼？

我們不用代為說明，且看寫的倡導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第三國際的自白。

先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實行共產主義，建立蘇維埃政權」，他說：「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革命的無產階級，準備自己的力量……用鬥爭去爭取勞動者底真正民主——蘇維埃政權」（世界動向第卅八頁）。他說：「共產黨員一分鐘也不應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組織羣衆，和動員羣衆的獨立工作」（同上）。

因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對內「革命」的最高形式，而不是「民權革命」的方略，所以他的「使命」，也就是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如何爭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制度？如何保障無產階級利益？如何保全羣衆並發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力量？如何使當國政團、人民，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為無產階級利益及其革命而鬥爭？……具體的講來，可以分下列幾種：

一、保護無產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他說：「保護工人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利益，為保護工人階級而反對法西斯主義，這應當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統一戰線底出發點，並應當是這種統一戰線底主要內容」（大廈國際七大決議——世界動向第廿三頁）。

二、鞏固無產階級的陣勢。他說：「他們（指共產黨員）應當……使無產階級底陣勢日趨鞏固」（同上第四頁）。

三、訓練工人及其幹部。他說：「應當訓練工人階級，使能在環境改變時，迅速改變鬥爭底形式和

方法，必須依照運動發展底程度，將防禦轉爲對資本的進攻，採取組織羣衆政治，罷工底方針」（同上）。又說：「統一戰線，是羣衆本身底事情……只有這種機關，才能幫助羣衆在反資本進攻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自動精神，同時，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成統一戰線底廣大工人積極份子」（同上第廿五頁）。

四、反擊無產階級的敵人及其同盟者 他們說：「在選舉中，共產黨員應『獨立』（注意：不是共同）活動，在擊敗面前神經共產黨底『綱領』（注意：不是共同綱領）。同時共產黨員應該設法與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結成『統一戰線』，以便竭力打擊『反動者』和法西斯帝的候選名單，使其不能當選」（全上第廿七頁）。又說：「與社會民主黨及其組織實行共同行動時，不僅不應該取銷，而且反而更加必須實行，認真的……批評，指斥……」（全上第廿六頁）。又說：「他們應當……使法西斯主義解體……使資本階級趨於削弱」（全上第廿四頁）。

五、組織羣衆爲無產階級利益而鬥爭 他說：「共產黨員應當努力把勞動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底鬥爭，在無產階級底領導之下匯合起來，應當擁護這些勞動羣衆底一切『適合於無產階級基本利益』的特殊要求」（同上第廿八頁）。

六、推進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他說：「在統治階級沒有能力來對付羣衆運動底強大浪潮的時候，共產黨員應當提出基本的口號（如監督生產，監督銀行，解散警察，用武裝工人的民警，代替警察等等），使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力更加動搖，使工人階級的力量更加擴大，使妥協派政黨孤立起來，引導工人羣衆走上用革命方法奪取政權的道路。（同上第廿九頁）。

統一戰線之目的及其使命

七、建立造蘇維埃制度的統一戰線政府。他說：「如果在羣衆運動達到這樣高漲的程度，有可能，而且爲着無產階級利益，必須建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或反法西斯帝的人民戰線政府」（同上第廿九頁）。

八、以共產主義教育羣衆 說明見前引證。

中國共產黨對於「統一戰線」的「印」，有幾種更具體的規定。就是：（一）擴大蘇維埃運動。（二）鞏固並擴張赤軍的基礎。（三）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擴大與鞏固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四）顛覆國民政府 反對國民黨。他說：「只有繼續開展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派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鞏固蘇維埃與紅軍，我們才能動搖國民黨南京政府」。又說：「建立統一戰線……是蘇維埃在一定綱領上同其他政權武力成立的協定，但……並不是取消蘇維埃紅軍組織上領導上的獨立性，必須充分注意於紅軍的擴大」。又說：「擴大與鞏固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共產黨「關於抗日救亡運動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又說：「應該是發動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對……國民黨」（引見前）。

這不是很明白，很具體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和「使命」，完全爲了「無產階級革命」，爲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及蘇維埃政權。壓根兒無關於民族革命——抗日，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他們也常常會提出似乎是大衆需要的要求的口號，甚至策動我們去鬥爭。但是我們要知道：那不是爲了我們勞苦大衆，而是爲了這種「要求」，「適合於無產階級基本利益」，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我們去敵他們所謂「無產階級」王者的代理人和戰士。反之，則是我們的「要求」，不「適合於無產階級基本利

盤」，那麼，他們不但不會「擁護」，而且我們就沒有提出的權利！他們也常常會高喊「一日」，但是那也不是他們的目的，祇是他們革命的手段。所以說：「只有繼續開展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才能動搖國民黨南京政府」。

千百萬前線英雄犧牲的戰士，千百萬流離遷徙的難胞，千百萬奔走國事的大眾，我們的頭顱、熱血，我們的骨肉離散，家破人亡，我們的犧牲精力，體力，智力，……爲的是要爲全民族爭生存，還是要去爲中國共產黨及其所謂「無階級」也者，去謀利益！——

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原則

——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

三民主義，深入人心，爲我國革命所切需，全國人民知道，中國共產黨也知道，所以他們在目前，不但不公然反對三民主義，而且表示擁護，願意實行。他說：「我們同意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作爲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更說：「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來實行三民主義，而號召全國實行三民主義」（毛澤東：統一戰線與抗戰前途第十四頁——自強出版社版；以後凡引本書，僅載頁數，不再註書名）。

大家都知道：中國國民黨就是三民主義的革命黨，祇有國民黨「要求」中國共產黨並「號召」全國人民「一道來實行三民主義」，怎麼反而要「共產黨」來「要求」「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這當然對於國民黨含有一種戲弄的意味。但除了「戲弄」之外，還有更深的用意。就是他們所謂「革命的三

民主主義」，和孫中山先生所創造，而為中國國民黨及全中國人民所認同，所擁護，所實行的三民主義，完全不同。且看他們的說明。他說：「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澈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蘇維埃制度」，也不是別的，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更無疑是「澈底的民生主義」（第三十七頁）。我們翻過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及和三民主義有關的講演稿，沒有「蘇維埃」三個字，沒有那種類似的「制度」；也沒有共產黨那暴動式的「土地革命」；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也復和第三國際所策動的「反帝運動」不盡相同。現在，他們以「反帝」為「民族主義」，以「蘇維埃制度」為「民權主義」，以暴力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為「民生主義」，這自然是對於三民主義的一種曲解。而且，他們認為「這樣」（反帝，蘇維埃制度，土地革命）才是「澈底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反之，原有的孫中山先生創造的「三民主義」，談「民生革命」，而不採用他們的「土地政策」即（土地革命），祇是一種「不澈底的民生主義」；談「民權革命」，而不採取「蘇維埃制度」，這是一種「不澈底的民權主義」；談「民族革命」，而不是第三國際所策動的「反帝運動」，祇是一種「不澈底的民族主義」。所以王胡，即陳紹禹說：「對於孫中山主義，除解釋牠的不澈底缺點，和不正確的地方而外，……同時應當向羣衆證明：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傳統中最好的一部分遺產，是由我們共產黨員繼承了」（王明著：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這簡直是對於中山先生和他創造的三民主義的一種污辱！

再看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真態度吧！他說：「共產黨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他主張「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階段。共產黨有自己的黨綱政綱，其黨綱

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還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呢。其實革命的方式，比任何黨派為澈底」（第十四頁）。在這裏有三個要點：（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當然這不是他們所謂「革命的」或「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二）他們仍然是以社會革命與共產革命為目標，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共產黨認現階段為資產階段民主革命），不過為他「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階段」的手段和過程；（三）他們的「民主革命政策」，比國內任何黨派——自然國民黨和他的三民主義也包括在內——為「澈底」。這正和前面的分析吻合。現階段既是「民主革命」，而他們「民主革命政策」，又「比國內任何黨派為澈底」，現階段的「民主革命」，又是「達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階段」的手段和過程，而他們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又和「三民主義不同」，自然中國革命的指導原則，不能用「三民主義」，而應該用「馬克斯列寧主義」，即「共產主義」了。所以他們說：「在全黨提高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水準是必要的，只有這種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之前的指南」（第廿三頁）。

這樣看來，中國共產黨的心目中，並沒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談不到擁護與實行。他們所謂「三民主義」，祇不過是根據馬克斯列寧主義所割裂出來的一部分和馬克斯列寧主義似是而非的言論，甚至是張冠李戴和三民主義根本不相容的原理和政策。且看他的自白。他說：「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原則，一貫堅持並發展了第二次國共「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即三民主義的綱領」（第卅八頁）。為什麼「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原則」所「堅持」並「發展」的「綱領」，就是「三民主義」的「精神」？這就是要以「具體」（原則和綱領）來代替「抽象」（精神）。又說：「共產黨……

綱領，符合於馬克思主義，也符合於「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第卅八頁）。為什麼「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十大綱領」，能夠「符合」「三民主義」？為什麼「三民主義」之上要加上「真正革命的」一串形容詞？為什麼「馬克斯主義」之上，不加減一個字？這就是說：「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所以能夠「符合於馬克斯主義」的東西（綱領），對於「它」也是「符合」的。反之，就是「不革命」「假革命」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斯主義，即共產主義，就不同了。所以他說：「共產黨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與三民主義有區別的」（見前）。

總之：共產黨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上，加上「澈底的」三個限制詞，把「三民主義」之上，加上「革命的」或「真正革命的」一串形容詞，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無故的。他的一貫的理論，就是：「澈底的民權主義」，就是「蘇維埃制度」，「澈底的民生主義」，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或「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否則就是「不澈底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不革命」「假革命」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所謂「蘇維埃制度」，所謂「土地革命」，所謂「馬克斯列寧主義」，自然是共產黨的黨經，自然是他們所實行，所擁護。然而這種東西，却不是我全中國人民及中國國民黨所擁護與實行的三民主義。所以共產黨說：「我們……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來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實行三民主義」！

共產黨一再向全國人民宣告：願意實行三民主義，並號召全國實行三民主義，而他真正的主張，却是要實行「共產主義」，所謂「三民主義」，祇是一種「三民主義其名，而馬克斯列寧主義其實的共產主義」，這不但口是心非，毫無信義，簡直是對我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

但是，我們如果要從第三屆聯後動組織全世界「統一戰線」，以及中國共產黨發動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動機和目的來說，正相符合。因為他們預備在這個運動中宣揚他們自己，發展他們自己的，強壯他們自己，奮鬥，推進，以至威脅黑道，發揚革命，當然他要鼓吹共產主義，以共產主義為革命的指導思想。所以奉行三民主義，是他的統一全國人民的手段，是他「退一步」的策略，曲解，甚至攻擊三民主義，鼓吹共產主義，是他領導革命的真正主張，也就是他「退兩步」的辦法！全國同胞！我們是要奉行三民主義，努力實踐革命呢？還是奉行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使國家淪亡，民族絕滅？

五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的政黨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還是其他政黨？——

共產黨固然一再表示，承認中國國民黨是執政黨，但也常常說：「共同負責，共同協商，共同領導」。有些人對於這「共同領導」的話，表示不大願意，其實這還是他們的表面話，他們「退一步」的策略。假如我們要誠摯的去問共產黨，假如共產黨又能坦白的誠摯的回答我們，那末，他將毫不遲疑而且果斷的堅決的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的政黨，不應該是中國國民黨，更不應該是其他政黨，而應該是且必需是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因為在共產黨看來，中國國民黨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一般的原則是立於反動的地位，從歷史上說，最多也祇做到部分合作的地步，而共產黨都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指導者，——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

一六

先說中國國民黨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係。

(一) 一般的原則上的觀察 在他們——共產黨看來，中國國民黨對於「統一戰線」的反對，可以從下列幾種事實得到一個證明。(1)「統一戰線」主張「各黨派，各階級合作」，主張「民主」，而國民黨則推行「一黨派一階級專政」的政治，「獨裁」政治，所以他說：「全國人民及各民族團體分子，必須……嚴厲批評、推動、與督促當權的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非民主的階級性，採取人民的意見」(第十、十一頁)。(2)「統一戰線」需要「和平統一」，而國民黨則進行「內戰」與「分裂」政策。他說：「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與不統一，完全是因為貴黨政府（指國民黨政府而言）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所造成的」(共產黨告國民黨書——引自論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第一頁)。又說：「我們……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的口號」(第三十頁)。(3)統一戰線是「民主的」的，而國民黨則採取依賴帝國主義，退讓，與不抵抗政策。他說：「由於一九二七年資本階級（即地主階級，就是指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份子，詳見下）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與封紳勢力，造成了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第二頁)。「中國政府當時採取不抵抗政策，沒有給工農抗戰以切實的援助」(引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4)統一戰線，需要全民參加，而國民黨則採取「鎮壓」「統制」政策。他說：「現在的一套，還是十年來的一套」「過去的一套，僅適用於對外公協，與對內鎮壓革命」(第三十四頁)。又說：「廣大的人民羣衆，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着不許起來參戰」(第六十八頁)。然而國民黨最大的罪名，還在於(5)不能實行三民主義。他說：「由於一部分人對於革命主義之未能堅持，更當革命走到將次完成之際，破裂了兩黨的統一戰線，挑起了

中國革命的失敗」（第二十九頁）。「不幸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破裂，產生了十年來停止實行三民主義的局面」（第三十六頁）。所以他又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反而是國民黨信仰不信仰實行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第三十八頁）。總之：在共產黨看來，國民黨的政策就是這一套，而這一套不但足以破壞統一戰線，而且足以斷送革命前途，斷送民族和國家的生命。因此，他們大聲疾呼的警告全國人民：「今後的問題，是國民黨政策的澈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及全國人民更大的發展抗日與民主運動，進一步的批評、推動、與警衛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和平民主抗戰派份子，推動動搖、猶豫派的份子，而排除親日派份子，才能達到目的」（第六頁）。

(二) 從歷史上的觀察 在共產黨看來，中國國民黨對於「統一戰線」的態度，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是第一次「統一戰線」（指十三年容共，及北伐時代之清共）的破壞者。第二期，是對於新統一戰線運動，採取遲疑不肯參加的態度，他說：「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第八十五頁）。這是他們關於第一期的說明。關於第二期，他們這樣說：「……本黨及蘇維埃及紅軍創議組織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主張，雖然得到了全國愛國領袖與愛國人民的擁護，但因舊黨（指國民黨）政府猶豫不肯採納，致使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直到今天還未發動」（中國共產黨中央致國民黨書）。「在今天，資產階級還帶着更多的被動性與保守性，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慷慨接受」（第十九頁）。現在，即第三期，國民黨怎樣呢？他認為已是部分的參加了統一戰線。這所謂「部分」有兩個意義：(1)一部分國民黨員轉變了，他說：「現在……全國人民都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

一八

國民黨「愛國份子」，因而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第十三、十四頁）；（2）一部分政策的轉變，他說：「現在……從政府機構，軍隊制度，民眾政策，到財政經濟教育等等政策，大體上還都這是十年來的一套，沒有起變化。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並且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第三十四頁）。至於將來，即第四期，在共產黨看來，國民黨又變背叛統一戰線了。毛澤東氏說：「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帝反封建制度之中國資產階級，由於他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會動搖變節」（第十八頁）。這裏所謂「資產階級」，就是指中國國民黨及其所代表的階層。因為共產黨認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所以他們對于一九二七年的清共運動，有時說：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有時又說：國民黨背叛革命（全集第九十七、第一一八頁）；對於所謂「新統一戰線」，國民黨沒有表示參加，他們時而說：「貴黨（指國民黨）及貴黨政府遲疑不肯採納」，時而說：「資產階級遲疑不敢加入」。可見在共產黨看來，「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歷史上，正是一個同性質的東西——這就是他們對於國民黨的指斥。

中國國民黨對於「統一戰線」，既是這樣的反動集團，那裏還能站在領導的地位！至於中國共產黨怎麼樣呢？第一次統一戰線，他們不但不負分裂的責任，而且分裂以後仍舊堅持革命。他說：「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然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我們堅持了解放中國的光榮旗幟」（第八十五頁）。第二次新統一戰線，即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是他們倡導的，他們一再努力，一再委曲求全來完成的。他說：「還是在一九三二年，中國共產黨就發表了在三個條件下，要求與國民黨中任何願與共黨蘇維埃及紅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的宣讀」、「一九三五的八月，中國共產黨……號召各派及全國的團體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同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同年八月……又……請求……組織兩黨的統一戰線」。「直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此建立兩黨統一戰線的一個必要的前提」（第二十四至第二十六頁）。現在又學他來堅持，將來更需要他來奮鬥，所以他說：「今天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任務的完成，離開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領導不能有任何成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第十九頁）。

這樣說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政黨，自然不應該是中國國民黨，而應該並且必然是中國共黨了。

但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我們還可以找些簡單和充一種理由，一種真正的理由（上面的理由，還祇是強調聲明）。這道理是甚麼？就是那至國民党和中國共產黨都所認同的「統一戰線」，要在發展共產黨的勢力，進行對蘇聯主導的宣傳，擴大並鞏固蘇聯的影響，而達到實行共產主義的國的階級革命，繼續革命，不應該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應該由三民主義，即具有頭腦的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中國國民黨來領導嗎？所以蔣介石說：「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共產黨是首當其衝，義不容辭的。」

現在，是該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無論國內有無階級的敵對勢力，也無論所謂無產階級者，佔全國人民千萬萬分之幾，至少至多，階級問題，比起民族問題來，祇是一個微細的問題；打倒日本強盜，對於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也是祇有幫助，毫無損害，那末，我們應不應該受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來做級級革命——即對內革命，而放鬆當前的大敵——婦日讓他來征服我們，屠殺我們，消滅我們。

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容及其分化政策

共產黨再向國人宣告：他們擁護「和平統一」，並且把破壞「和平統一」的罪名，加到中國國民黨的頭上。他說：「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的運動」（第十一、十二頁）。就象他們所倡導的所謂「抗日戰線」，也把「統一」兩個字放了進去，可見他們對於「統一」的重視了。

其實，他們並不滿足「和平與統一」，他們需要的是「紛亂」與「分裂」。且看他們關於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員，即其陣容的說明。他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商、學、兵，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第三十三頁）。又說：「……所以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應聯合一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擊蒙團體，與他們建立聯合戰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第四十五頁）。又說：「我們的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階級，及一切階級」（毛澤東：抗戰宣言全集第一一七頁，以下僅稱「全集」）。——這就是說：中國有各種分立而又對等的民族和政派，各種分立而又對等的軍閥和階層；各種分立而又對等的蘇維埃團體和人民，所以不能不以這些民族、政派、軍閥、階層、蘇維埃，甚至人民為獨立的單位——組成的份子。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整個而又統一的國家，有一個全國而又又有威權的中央政府，在這個統一國家

與政府之下，所謂民族是整個的，整個的是中國民族，所謂軍閥也是全國的，除了共產黨以外，一切軍隊都受中央訓練，調遣，與指揮。所謂人民及職業羣衆，無論為農，為工，為商，也都是全國的，人，四川人，蒙古人，或西藏，又無論是大資，是小資，而極端的統一，擁護中央，在政府統治之下，總應該「子作」；至於執政的政黨，也只有二個，一個中國國民黨，那末，共產黨所謂各民族，各階級，各軍閥——果何所指？就是要把這一個統一的局面，破壞它；把一個全國的中央政府，否定它；把全國人民，壓制在暴日侵略下同生死共患難的親愛的兄弟，剝奪它，分化它，剝奪成各種不同的立場單位，分化為各種不同的對等的個體！

為什麼共產黨採取這種「分化政策」，——破壞統一，否定全國的中央政府？原因很简单，就是：共產黨認定中國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現在的中央，是資產階級的政府，他們對於資產階級及為政府，是要採取攻擊態度的。

為什麼共產黨希望分裂，反對統一的局面，又要否認「和平統一」呢？這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和平」了，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就不武力干涉所謂「紅軍」採取割據的政策。那末，所謂「红军」也者，不但可以保全，而且可以乘機擴張了。所以他們所要的和平，而他們自己也需要有一種「和平」，再「統一」是全國人民的希求，他當然也不忍不這樣的主要，表示他們掠取人民的利潤，這是一面的意義。再：共產黨雖然破壞了「統一」，可是他們也另外有一套「統一」，他們要全國人民都「統一」在他們的政權之下，都「統一」在他們的領導之下，為他們及其階級和黨團鬥爭。

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破壞統一和否定統一的中央政府而又高喊「和平統一」的原因。

我們需要在對外作戰時，國內有「真正的和平」，我們需要在對外作戰時，國內有「真正的統一」——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統一的行政、軍隊和制度。但這個行政、軍隊的統一，要統一在國民政府之下，意即東北動的統一，要統一在軍事委員會之下，要統一在民族革命的機關之下，不允許任何個人或集團，高喊統一中央政府，而又施行獨裁的統制，和軍制，破壞行政和軍政兩統一；高喊擁護三民主義，參加民族革命，而又實行民族主義之外的統治，而又採取階級革命，破壞黨員和行動的統一；也不允許任何個人或團體，高喊「和平」，而又鼓動各色各樣的形勢，不固地質的鬥爭，破壞整個社會的「和平」——如果有人在高喊「和平」，而又實行「搞亂」，高喊「統一」，而又實行「化分」，那便是革命的叛徒，民族的大敵！

七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的階層及中心

統一戰線的領導者，蔣總統說：「不分階級、黨派、信仰，也不分上層、下層，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對付『皇兒惡的統一』。可是他們所謂『統一』必有階級的，必有黨派的，必有運動性的而，對於階級之間之親疏重輕，是有很大的差異。他說：「統一不是混合，不能兼顧」。為什麼要如此呢？他說：「這是因為參加的成員所代表的社會機關，關係相向，政治的信仰與趨勢，門戶的堅定性，也就有差異。雖然在「抗日」這一點上，大都是一致的，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忽略這種重要的差異。……在民族統一戰線中，我們需要將兩種的統一，是確定了？能夠兩種統一，難道可能在中途後退的？」根據這樣一個原則，他們着手研究者，有了個具體的分析，他說：「工農大眾無疑的是統一戰線的主力，小資產階級民族資

階級與地主，是應該和可能參加統一戰線的。不過對於他們應該加強說服的工作」（以上均引自救亡手冊，非毛氏講）。在這樣分析之下，工農以外的一切民眾，對於抗日（他們以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基本條件）祇是「可能」參加，而且需要他們來「說服」。這已經把抗日羣衆大大地打上一個折扣。已經把所謂同盟者關到上一個鴻溝了。可是，還遠是他們的表面話。農民和「產業工人」以外的勞動者，還依然在他們的外圍，不是他們的中心，而對付其他方面的手段，也不祇是「說服」，說服之後，還要和我們「鬥爭」。關於鬥爭，分以後再說，這裏先看毛澤東氏對於同盟者的觀察。他說：「中國反帝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越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達到目的。並且祇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堅持性』與『澈底性』的充分發揚，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與不澈底性，而使革命『至流產』」（第十八頁）。這就是說：中國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小資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去完成呢？還是由無產階級去領導？他的結論是：無產階級。我們知道馬克斯和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是指「產業工人」，即完全脫離生產工具的工廠工人說的，不但不包括農人在內，就是一切手工業，以及其他一切體力或知力勞動者，均不包括在內。所以除了「無產階級」之外，我們一切的人們不但都是被領導者，而且都是需要他們發揚「堅持性」與「澈底性」來「克服」的！自抗戰以來，全國國民，無論是農民、商人、知識份子、體力勞動者，千萬愛國的羣衆，自發的犧牲個人的資產、精力、自由、貢獻給國家，尤其是農民，成千成萬的一批批的跑上戰場，和敵人無情的砲火作鬥爭，且盡其衛國的天職。為什麼還需要「無產階級」？揚他的「堅持性」與「澈底性」來「克服」我們！既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為什麼偏要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無產

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憑什麼來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我們真不知道這種矛盾消弭的理論，是根據馬列主義的第一條「法則」？是唯物史觀的那一種「邏輯」？

他們又說：「中國革命發展的三個特點就是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共產國際九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說：「中國革命的經驗證實它的一種特殊性，就是運動的發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當地歷史的條件，……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估計這一特點呢？因為如果不估計這一特點，就不能把已經勝利的『地區』和『武裝力量』作為『推動』全國抗日的一種『動力』，作為團結全中國人民去反對日寇的中心」（引自凱豐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這就是說：要把「已經勝利」（自蘇聯指蘇聯埃及的建立和共產主義之推進）的「地區」（自然是指出所謂「邊區」）和「武裝力量」（自然是指第八路軍，即所謂紅軍），來「推動」全國民眾的「動力」，「團結」人民的「中心」，更明白一點說，就是以「蘇聯」同化「非蘇區」，以「赤軍」變更「非赤軍」！且看他們的自白，他說：「在中國必須擴大蘇聯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蘇聯應當成為全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團結的中心」（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案五四頁）。

總上：在領導權一方面，他們妄要以「赤軍」（或稱第八路軍）領導全國「軍閥」，以「赤區」（或稱邊區）領導全國「區域」，以「無產階級」領導全國人民，以「共產黨」領導全國「政黨」，同時，所謂「赤軍」，所謂「赤區」，所謂「無產階級」，又不能不受「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他說：「只有繼續開展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詳第三節），誰說共產黨不和國民黨爭領導權？誰說共產黨對於全國人民是真誠的「合作」！

八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及其鬥爭方式

在共產黨看來，所謂「統一戰線」的同盟者間，不但「政治的信仰，與認識，鬥爭的堅定性，有差異」，並且還有「無法消滅」，甚至「不能減少」的矛盾。他說：「中國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量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與集團間矛盾的地位」……但國內『階級矛盾』與『集團矛盾』，本身的內容，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第四、五頁）。他們不但說：階級矛盾，集團矛盾，黨派矛盾，不能因對外抗戰而消滅，而減少，而且還主張繼續其『鬥爭』。他說：「民主革命的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集團間的矛盾的『鬥爭』，是無法避免的」（第十六頁）。又說：「有人以為在『抗日第一』的目標下，根本不應該再有什麼『內部的鬥爭』，……我們以為是矯枉過正。……我們祇能認，在新的條件下『鬥爭的內容』，是跟以前不同的；『鬥爭的方式』，也有了變化，但是鬥爭是依然存在的」（救亡二冊，十一頁）。所以共產黨所謂「統一戰線」的同盟者，同時，也就是他們鬥爭的對象，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們革命的目標！

在此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全國人民，就是集中一切的意志、力量，一致的對敵人作殊死的奮鬥，還是要經過長期的大量的犧牲，才能達到解放的目的。現在他們不但把我們分離開來，還要在這裏挑撥頭，不肯放棄「內爭」，使得我們不能不隻手抵抗外來的強盜，一隻手防禦國內的敵人！還不知道是演奸理論，亡國政策嗎？這不明明是拆散自己的隊伍嗎？那裏還能說是「抗日戰線」？更那裏能說是「統一戰線」！

至於「鬥爭的方式」，是隨時變化的，很多的。如拆散他人的陣容（例如說國民黨中「愛國派、動搖派、親日派等」），否定他人合法的地位，（例如：主張由各黨派各軍團，……推派表改組政府等），挑撥他人的惡感（例如：說我過去採取大漢主義，壓迫少數民族等），顛倒是非，鼓惑民眾（例如說：過去戰爭的失敗，就是由於沒有動員，體民衆參加戰爭；而國民黨是採取鎮壓政策的）。……不一而足。而其中方式最簡單，濫用最廣者，就是指人為「漢奸、親日派、和托洛斯基派」，因為「漢奸、親日派」，是全民族的大敵，而「托洛斯基派」，在他們說來，比較「漢奸、親日派」還要壞的一個集團。所以他們常說：「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斯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與『對日抗戰』，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之每一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又說：「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進行『內戰』與分裂運動」（第十一頁）。我們知道，破壞和平統一的是「內戰」，摧殘「民主自由」的自然是「獨裁」，是「一黨派一階級統治」，阻礙「對日抗戰」的自然是「不抵抗主義」「退讓政策」，而這幾種都是他們所認為國民黨罪狀的。所以他們所謂「漢奸、親日派、托洛斯基派」，顯然包括中央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內。而過去的統一運動，清共運動，是有廣大的羣衆的擁護的；「安內攘外」的口號，至今就被一般民眾認為不移的鐵則。那末，他們以謂「敵人」——漢奸、親日派、特洛斯基派——自然更有一個驚人的數目。所以他又說：「今後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及人民『落後成分』作努力的宣傳與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與托洛斯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露，與堅決的鬥爭」（第十一、十二頁）。

而且所謂漢奸、親日派、托洛斯基派，可以隨時擴大範圍，隨時把這樣一頂帽子加在某一個人的頭上。所以葉青鄭學稼幾個人爲了共產黨一頓，就被指爲托洛斯基派張君勵、黃共、黨幾件事，也就被指爲親日派。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中華民國全體人民，被除了服從共產黨，爲所謂無產階級利益而鬥爭外，誰能避免爲共產黨爲漢奸，親日派，又誰不是被革命的，被揚棄的對象或集團！

九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革命及民族政策

先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革命」。

共產黨的朋友常常說：「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叛變革命，……民族與民主革命任務，不能不由共產黨單獨負担的局面」（第二頁）。又說：「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他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十六頁）。又說：「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紅軍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蘇區……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域」（第十七頁）。似乎共產黨是民族革命的專家，一切都是爲了民族革命。其實並不如此。甚至是走的相反的方向。

我們談過：中國共產黨是階級的政黨，是第三國際的支部。因爲是階級的政黨，自然是階級意識，超過民族意識；階級利益，超過民族利益，自然要作內部的鬥爭，這樣，不但減低了民族的熱情，並且分散了民族的革命勢力。因爲是國際革命的政黨，自然對於中國民族革命的地位，降低了他的估價。

又因爲中國共產黨「是列賓的共產國際的支部」，要受第三國際的命令和指揮，而第三國際又有

「蘇聯是全世界勞動大眾的偉大庇祖國」的名言。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不能有純摯的熱情，甚至幹着破壞民族革命的陣容，不但是「理有固然」，而且是「勢的必至」。

正因為他們對於民族主義沒有正確的理解，對於民族革命沒有純摯的熱情，所以他們的「民族政策」，從民族主義和民族革命的觀點上看來，也是一種錯誤的東西。

他們的「民族政策」是什麼？簡單一句話，就是「分裂政策」。至於他們的方法，（一）挑撥離間、蒙、回、藏、及其他各族對於漢族的惡感。他說：「中國歷史上民族政策的總內容，……（1）征服和屠殺……（2）要求納貢和剝削……（3）挑撥離間和以夷制夷……（4）移民殖邊和消滅土著……（5）實行民族隔離和歧視……（6）遷徙和奴化……（7）麻醉和同化……（8）撲滅和欺騙」（抗戰中的中國民族問題第二十四頁）。（二）挑起各民族對於國民黨及中央的嫌惡與懷疑。他說：「我們的政策，恰恰和國民黨通行的政策相反。南京的原則，是大漢主義。我們的政策，是絕對不含糊的民族自決」（言論集第十一頁）。（三）宣揚外蒙在這整個民族生死關頭的民族革命袖手旁觀的態度為正當。他說：「今日的問題，是在我們對外蒙的關係，是否完全已建立在平等相待的立場上，並且外蒙實行出兵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的事」（同上第四十二頁）。（四）主張中國由「統一國家」，變成「民族聯邦」。他說：「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這些少數民族，各可以享受他們自己「獨立」的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又說：「對於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待遇，各國民黨所施行的，絕不能復見於蘇維埃政綱中」，也不能發現在於「民主共和國」的政綱之中」（全集第二頁）。（五）鼓吹各民族組織自治政府脫離聯繫而獨立。他說：「在甘肅寧夏的回人，已經在組織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蘇維埃政府不僅不干涉

他們的這種合法的民族向上心，並恰恰相反，深深地鼓勵他們」（書翰集第十二頁）。又常常引他們的列寧的話，寫「民族自決」作注腳。說：「民族自決，就是民族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的集體，就是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第八十二頁。以後僅稱教程）。

中國既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為什麼還要組織什麼「民族聯邦」？而且，就以「聯邦」而論，湯瑪斯可以享受獨立文化、經濟、政治」的政策，我們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美利堅聯邦中看不到，我們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蘇維埃聯邦中更找不出。試問蘇聯的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劃，那幾邦沒有完成？而共產主義的文化政策、與教育，又那幾邦沒有實行？而且我們知道：共產黨又在倡導一種新文字——用羅馬字拼音代替我國文字，即他們所謂「漢字」。難道中國民族的一部份應該「享受他們自己獨立的文化」，而整個中華民族，反不能「享受他們自己獨立的文化」嗎？

再說：所謂過去壓迫其他民族果何所據？國民黨及中央政府，壓迫了那一個民族？又從那裏看出國民黨「對於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待遇」？我們知道：現在是對日——整個民族的生死大敵——抗戰時代，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不能取勝，整個的中華民族——無論漢、蒙、滿、回、藏——都會做亡國奴，做牛馬，而被敵人消滅，那裏還談得上什麼「自決」？所以「抗日」是我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鬥爭，也就是自己命運的最大的「自決」，祇有全力以赴，更不能折散自己的隊伍！否則就是漢奸言論，就是整個民族的大敵，就是民族革命的叛徒！

這個列賓中國共產黨難道不知嗎？不。那末他們為什麼又要這樣的做呢？也有理由，他們說不出的理由。因為他們的「聯邦」是「蘇聯」，外蒙如果出兵，「蘇聯」和「外蒙」有軍事協定的關係，勢必

獨特蘇聯也加入亂綱，這對於蘇聯是不利的；此其一。他們一貫的主張是：反對國民黨和中央政府，所以他們不讓不把些罪名加在國民黨和中央頭上，引起各民族的嫌惡；此其二。他們是階級政黨，他們要實現階級革命，民族團結與分裂，本來不關他們的事，而且，於其「民族統一」，即民族意識堅強，反不及民族分裂，即民族知識消沉，對於他們反而有利；此其三。現存的中央，他們認為是資產階級，即他們敵人的政府，全國統一在中央之下，就是堅強了他的敵人的勢力，所以他要分裂它；此其四。如果能找到「全世界勞動者偉大的祖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旗幟之下去，那末，對於他們的階級革命更有利；此其實。

大家總應該很明白：現在鼓吹「民族自決」的，祇有兩種人最熱心，一種是僕奴及其走狗——漢奸，如：韓王，李守信之流，一種就是共產黨。漢奸是要以「民族自決」的美名，把一些地區，脫離中國的版圖，「決」到敵人，就是他們的主調——日本那邊去；同時，破壞了政府的統治力。共產黨呢？這樣，外蒙古對於抗日戰爭袖手旁觀有了理由，而外蒙及其他地區脫離中國，投人別人旗幟之下，更有了根據。同時，無論是民族聯邦也吧，脫離中國獨立自主也吧，加入別人的旗幟之下也吧，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被被他分割了，削弱了。

全國同胞！我們是整個的集體，尤其在這「風雨同舟」的時候，「協力則生」，「分裂則死」，有人爲了某種政治陰謀，就不惜妄造謠言，挑撥離間，我們能任人分裂嗎？我們能爲這一部分人的政治陰謀而犧牲整個民族的生命嗎？

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及自由

古人說得好：「必知亂之所自起焉，（有另一種句讀）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又說：「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時然後行，人不厭其行」。所以我們要醫病，必知病之所在。砒礮也許是「起死回生」的良方，丹參也許是「致人於死」的毒藥。要說話，要做事，所需看清楚時代與環境。重裘不適用於驕奢，輕衫也不適用於嚴冬。

我們中國的病在那裏？「亂之所自起」，在那裏？在於我們沒有早早建立一個堅強的統一的國家，沒有早早建立一個鞏固的具有極大力量的政府，在於人民過分自由，不能團結，不能為社會為國家而犧牲，——形成「一盤散沙」的狀態，被人譏為「五分鐘熱度」！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對日抗戰的時代。抗戰更需要有一個堅強的統一，鞏固的中樞。所以「堅強統一運動」「鞏固中樞威信」，是我們目前的切要。

毛澤東氏說：「……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加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第九頁）。所以他又說：「如果是一個階級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和平，則後一階段的任務，主要的是爭取民主」（第七頁）。——這是他們：自由民主與統一抗戰的關係論。似乎不爭取「自由」，不爭取「民主」，就不能「團結」，不能「統一」，不能「抗戰」。

其實，「自由」與「團結」，正是兩個具有矛盾性的東西。任何方式的結合、組織，都是需要組織感

犧牲一部分自由，接受組合的約束和命令。夫婦的配合，是要大家犧牲一部分性的關係上的自由；家庭的組織，是要大家犧牲一部分居住上或生活上的自由。所以「團結」是競爭取羣衆另一需要，也許就是要以集體力量，向另一方面爭取自由，而自由却不是團結的要素。民主與統一也是一樣。民主是離心力，統一是向心力，所以絕對統一的國家，中央權力最强的政府，不產生於民主國家，而產生於古代專制國家，現代獨裁國家。而具有封奴性的集團沒有消滅以前，所謂「民主自由」，更往往成了割據的代號，分裂的別名。因此，古今中外，任何國家，在對外作戰的時候，即需要絕對統一與團結的時候，就是人民已經享受的民主權和自由，都要大量的犧牲——犧牲行動自由，犧牲言論自由，犧牲工作自由，甚至連飲食也會受到限制；同時，把選舉權暫時停止起來，把議會活動範圍縮小起來，給予政府以攻擊進退的全權。就是我國帝制時代，也還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言。因為軍事外交上種種機密，不能公開討論，也不便事事秉承的原故。何況民治沒有基礎，「自由」過度，達到「一盤散沙」程度的我國！所以共產黨在這個時候，提倡民主與自由，不但不是統一與團結所需要的，而且還是倒過來抗戰的陣容，破壞抗戰的力量！

我們再看他所謂「民主」者是什麼？

他說：「我們正在趕緊改造政府機構，與軍隊制度。為應付目前的緊急狀態，我們提議召集全國人民大會。這個大會的代表，應大體上採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張。由各抗日黨派，抗日民族，抗日民眾團體，與實業團體，按照比例選出來。這個大會的職權，應是一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他們決定救國方針，通過憲法大綱，並選舉政府。」（第八十五頁）。又說：「我們的抗日救國的代表會議，即

國防會議），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各界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真正能夠決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權力機關，並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十八頁）。

我們知道：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北上，確有這樣一個提議：召開臨時國民會議，代表也是由各民眾團體和實業團體推選，並且以後還把這一個主張規定在臨時遺囑中。但是我全國國民一定會懂得：那是一種代替武裝革命的和平革命運動。因為當時整個的中國，除了廣東一隅之外，完全在反動的軍閥、政客統治之下，革命武力，尚未充實，而三民主義已深入人心，民氣又非常的發旺，且當時中央已成半政府狀態，因此，他主張用國民會議的方式，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推行國民黨救國政策。後來因反動勢力太大，這個計劃，不能實現；逼得國民黨又不能不在十五年出師北伐，重行採取武裝革命途徑。

現在共產黨提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是什麼用意？是不是認統治的國民黨和中央政府，是反動階級？是革命的對象？假如說：國民黨和中央政府，還不是革命的對象，那末，共產黨就不應該倡出這種和平革命的方略；反過來說：如果國民黨及中央政府是反動統治，那末，共產所謂「服從中央」，「擁護領袖」，以及和國民黨「共同領導，共同負責」的口號，又作什麼解釋！況且現在正是強敵壓境的時候，情勢的危迫，千萬倍於民國十三年；而中央又有一個堅固的中央政府，當權者又是創造民國，推翻軍閥統治的中國國民黨，為什麼還要幹着這種頗覆政府的勾當！

再看他們所謂「自由」者是什麼？

他們說：「全國人民應該有愛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日的絕對自由；全國各黨各派，除了漢奸以外，也應該准其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動」（救亡手冊第六十八頁）。又說：「全國人民，

「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中共十大綱領）。又說：

「積極保障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救亡手冊第二一四頁）。

「自由」，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絕對自由」的國家。如果他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如果他不否認社會上一切的「結合」與「組織」，也就不允許有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制度。共產黨的朋友常常說，蘇聯是怎樣完全自由。試問：反對蘇維埃制度的言論，尤不允許他們去「自由」呢？反對共產主義和列寧的「出版」，尤不允許他們去「自由」呢？反對共產黨或者以共產黨為對等的政團的「結社」，尤不允許他們去「自由」呢？他們也自認是爲了「愛國」，爲了抵抗他們的國家的敵人，然而他們認爲共產黨操縱下的無產階級之政的制度，不適合當前的要求，而「集會」來加以研究，甚至發表主張，尤不允許他們去「自由」呢？……恐怕要請他們上斷頭台，到陰間去「自由」了吧？即不然，也要請他們到監獄裏去「自由」了吧？「自由」，「自由」，世界根本就沒有「絕對的自由」，也不應該有「絕對的自由」。然而共產黨鼓吹「人民應該有絕對自由」，甚至「武裝」也能「絕對自由」，「武裝」而可以「自由」，那還成一個國家嗎？那還成一個政府嗎？

爲什麼共產黨要這樣的主張？因爲「自由」是「對抗政府」的武器。尤其是「武裝自由」，更是「武裝暴動」的良好條件。共產黨要顛覆政府，要在必要時「對付他階級的敵人」作對內鬥爭，怎麼叫他們不主張「絕對的自由」呢？又因爲「愛國」和「抗日」，是我全國民衆的要求，所以他就在他們要求的違反統一，違反民族革命的需要的「絕對自由」之上，加上「愛國的」「抗日的」字樣，以爲這樣就可以掩飾其醜惡了，陰謀了。

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以行之！」我們現在也要仿效她的話說一句：「抗日，抗日，（或則說：「愛命，愛國」）天下多少醜惡借汝之名以行之！」

我們需要「自由」，但是，我們不需要過分的自由，爲了國家的前途，爲了民族的生命，我們並且願意犧牲我們多量的自由，以及財產、精力、體力，甚至我們的生命，我們主張「民主」，但是我們不主張在這軍事時代！立刻實行高度「民主」！我們更不主張以「民主」作某種政治集團，顛覆政府，破壞抗戰陣容，減少抗戰力量的陰謀的工具！

十一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改善民生

「改善民生」！我們不但主張「改善民生」，而且主張「民生問題」，應該得到一個合理的澈底的解決。三民主義中有民生主義，建國大綱中有「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規定。我們信仰它，擁護它，也就是因爲我們重視「民生」，重視「民生問題」的合理的，澈底的解決。

這個理由就是統一戰線論者也知道：「抗戰，一面是求得整個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也正是爲了求得全國人民生活的改善與向上」（敘言手冊第十二頁）。爲什麼呢？因爲「從根本上說起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正要威脅和惡化民衆的生活」（同上）。而「整個民族的生存」，又是一切問題——自然民生問題也包括在內——的合理解決的大前提。因爲「整個民族的生存」，如果發生了問題，那裏還談得上「改善民生」，亡國奴有「生存的權利」嗎？所以中央發動並領導全國人民對日抗戰，固然是要「得整個民族的生存」，同時，也「正是爲了求得全國人民生活的改善與向上」。

但現代戰爭，是國力戰爭，包括一切的物力、人力，所以中央雖在軍事緊急中，軍需浩繁中，更加努力於經濟的建設與開發，大規模的救援難胞，大規模的教育失學學生，大規模的收容並保育難童，大規模的移植失業的青年，……並大規模的儘可能的把工廠移到內地，把大批勞動份子作有計劃的撤退，這外國記者看到，外國人士聽到，也不能不引為「奇蹟」，認中國政府已竭盡力之所能及。這固然表示政府重視抗戰，同時，也正表徵政府雖在抗戰中，也不漠視民生，而且加倍的努力，加倍的苦鬥！因之，共產黨提出「改善民生」的口號，在原則上倒沒有研究的價值，而應該研究的，卻是原則以外的問題。第一個應該研究的是細目，第二個應該研究的是動機和目的。

共產黨所提出來的「改善民生」，分析起來，有下列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第一、他主張工人要「增加工資」，又要「縮減工作時間」，又要「改善待遇」。他說：「工人最基本的要求，自然加增工資，縮減工作時間，改善待遇等等」（手冊第一四頁）。

自抗戰以來，我國最大的工業區，上海、廣州、天津、無錫、青島、漢口、已全部放棄。就是勉強在政府的命令下，維護下，搬到內地來的工廠也因為動產不動產的損失，因為搬遷與改建費用的浩繁，已達於動搖的境地。再加以交通不便，原料不大充分，轉輸又感困難，……更陷於不能支持的苦境。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抗戰，為了整個社會經濟生命的維繫，不減少工資，或增加工作時間，也已竭盡維護的至意了。而我們還要去「要求增加工資」，又要求「減少工作時間」，又要求「改善待遇」，這不是說僅僅和資方為難，簡直是和整個的社會，整個民族前途，整個工人生活為難。因為這樣，祇有促使社會的經濟機構整個的崩潰，使抗戰前途，遭受無情的打擊，而同時工人本身，也祇有更大規

的失策！

●第二、他們至張民衆在經濟上有具體辦法才能抗戰。他說：「廣大的民衆，祇有經濟上有具體的辦法以後，才能夠勇敢的爲抗戰而獻身」（同上第十二頁）。

我們鬼解不周。我們認爲民族革命，是整個民族的生存受了脅迫；民權革命，就是全國人民，在政治上受了欺壓，使其生活不能改善與向上；民生革命，更不用說，是經濟生活上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所以一切的革命，簡單一句話，就是「民生不遂」。惟其「民生不遂」，所以要革命，所以要勇敢的革命！至於我們中國，受了敵人的侵略，不但是「經濟上」沒有「辦法」，就是「整個民族的生存」，也沒有「辦法」，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們不能不集中全力，不惜任何麁性，向敵人作殊死的奮鬥！

現在共產黨的朋友們，以「經濟上有辦法」，而且要有「具體的辦法」，作爲「民衆」「獻身」「抗戰」的先決條件，這就無異謬：現在民衆的生活惡化，就不應該抗戰。將來呢？將來受侵略愈甚，生活更惡化，也就更不應該抗戰。那末，除了上國減糧以外，還有什麼辦法！

●第三、他們要增加政府無限的負擔，又要減少有限的收入，他們說：「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必要的包括……改良工人（政府工廠也有工人）與下級官兵的待遇，……救濟災民難民等在內」（第七十頁）。又說：「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及下級軍官生活的改善，小職員生活的改善，災荒的救濟，從這起碼之點做起」（第九十八頁）。又說：「加薪加餉」（十大綱領）。又說：「失業工人可以要求政府給以實際的工作，並發給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手冊第一一四頁）。他們認爲這不過是「起碼之點」，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起碼」以上的要求；他們認爲這不過是「做起」，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以後應該「做」

的工作。——這不是增加政府與人民的負擔嗎？

又說：「宣佈改善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廢除苛捐雜稅」（同上第九十八頁）。又說：「減輕減賦」。這裏所謂「減賦」，所謂「苛捐雜稅」，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毛澤東氏有一個側面的回答。他說：「我們已經廢除了國民黨徵收的一切稅捐。在陝西，我們面前並不徵收土地稅，將來我們也祇徵收一種很低的累進稅」（青論集第二十三頁）。足徵在他們看來，除了「很低的累進稅」外，一切的規稅，都不免是「苛捐雜稅」了！

這是一件顯明的事實：自抗戰以來，我們國家，最大收入的關稅和鹽稅，已減少到可憐的數目，而一切供應——軍餉、軍費、飛機、軍火、及一切的政費，臨時救濟費，活動費，沒有一樣不是極大的擴張，就是號稱「已經廢除了國民黨一切捐稅」的共產黨軍隊（？），也一樣要向中央要錢。——這不是要把政府的收入減到無限的微小嗎？

既要把政府的負擔擴張到最大，又要把政府的收入減低到最少，顯然是故意和政府爲難。

所以共產黨整個的主張，可以有四個極大的結果：（一）使政府破產，（二）使整個社會經濟破壞，（三）使全國人民的生活，高度的惡化，（四）使抗戰失敗。

那末，共產黨爲什麼要提出這種要求？是不是爲了我們大眾？不是。他說：「他們（指共產黨員）應當用工人組織共同行動的方法，把羣衆動員到這樣一些要求綱領的週圍。……使資產階級趨於削弱，使無產階級底陣勢更強更廣」（世界動員第二十四頁）。又說：「應當擁護這些勞動羣衆底一切適合於無產階級基本利益的特殊要求」（同上第二十八頁）。他們要「擁護」的，是「適合於無產階級基本利

益的統戰綱領」。他的意思是「便資產階級統於當時，舊無產階級底陣勢日臻鞏固」。就是完全爲「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勞動者的擴張，和我全國一致人民的利益不但無助，而且還走着相反的道路。再在中國裏面這些要求，就是對於無產階級，也同樣蒙受不利的影響。

因此，我們爲了抗戰的勝利，爲了社會經濟的安定與發展，爲了大衆的生活的改善與向上，甚至爲了無產階級，我們都反對這種莫大的民生政策！社會紛亂，民生惡化，政府破產，抗戰失利，對於共產黨奪取政權，也許是有利的條件，但我們不能以整個民族生命，和全國民生幸福，作他人政爭的工具！

十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往那裏去？

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所倡導的「統一戰線」，有以上種種主張和要求，但是這一切都是固定了的，他們還要隨時擴張其內容，改變其形式。他們說：「要從抗日對外戰爭的力量，發展到民主政治建立的力量，那就統一戰線的內容，在民主權的發展上會要改變的，那麼『前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後期的建國戰線』，……在本質上則『前期的暫時性』發展到『後期的暫時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論第廿九、三十頁）。又說：「鞏固目前已經初步形成的統一戰線，首先就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這一綱領，是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救亡手冊第九頁）。不但這個政治綱領，即「救國綱領」要隨時變化，就是所謂「新的共同建國綱領」，也還是暫時的東西。他說：「……然而這綱領，却也是隨時代而變化的」（統一戰線論第三十頁）。在這裏，他們表示出來：他們目前所提出來的要求和

主張，都還是「暫時性」。因此，他們仍不妨隨時提出新的要求和主張。今天強迫我們接受所謂「十大綱領」，明天，又不妨強迫我們接受「二十大綱領」，成「另一十大綱領」；今天主張民主，明天更不妨主張「民主」以外的東西。那末，共產黨所謂「合作」，到底「合」些什麼？「作」些什麼？我們就不能推想，就不能逆料了！

為什麼他們要有這樣一套門面？這就是他們有一個特殊的革命綱領。他說：「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條件和前提，……就是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基本上還是由中國革命的兩大巨流——反封建與反帝運動——匯合而成的。……如果第一個階段的特點在革命的鋒芒，主要的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麼，第二個階段的特點，却是這麼一個事實，就是革命用自己的鋒芒，主要的反對國內敵人，首先就是反封建主，反對封建制度。……如果在中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上不能完完全全的完成土地革命，……而終於把這件事業的完成，移交於革命的下一階段，移交於蘇維埃階段，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這對於將來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新大林語）……」（教程第九十四至九十六頁）。因此，毛澤東氏說：「關於民主共和國性質與前途的問題，……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勝利，世界革命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他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可循，但有著僑民轉變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第二十二頁）。又說：「……建立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以及實現社會主義，自然是未來的目標。如果在民主共和國與蘇維埃獲得政權，社會主義建設，一應會是人民大多數的一致要求」（言論集第三十頁）。

他們不但認爲目前的革命，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反對外，一方面是對內，減低了抗敵的熱情，分散了抗日的力量），而且他們說：「與工人運動比較起來，民族問題只有附屬的意義」（教程第八十三頁）。甚至他們還認這是「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手段。他們說：「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的政治路線，是進一步，而社會主義建設是進兩步，和平轉變是有前例的。然而這是經過了與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集團奮鬥的。我們的前途，經過奮鬥，是可以和平地有進兩步的轉變。『目的』解決於『手段』的發展中」（統一戰線論第八十頁）。具有存亡絕續攸關的民族革命，對日抗戰，能夠當作工人運動附屬的意義去理解嗎？我全國人民甘心以頭顱血肉作他們「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嗎？

我們要說：分化統一的中國，否定單獨的中央政權是他們工作的第一步，那末，成立「暫時性」的「民族統一戰線」，由各黨、各派、各軍、各民眾團體——擁派代表，組織代表會（或稱國防會議，或稱國民大會），選舉國防政府，便是他們工作的第二步；而組織所謂另一暫時性的「民主共和國」，就是他們工作的第三步。

什麼叫做「民主共和國」？據他們他說：「他所包括的成份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份子，他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第十五頁）。「他的性質，是各階級的聯盟，……他的前途，雖仍有資本主義方向可能，但有着健全轉變非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是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的」（第二十頁）。

我們知道：「民主共和國」的前身，是赤匪實行過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據他們說：「他的成份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他的領導人，是共產黨；他的工作方向，自然是非資本主義——社

「社會主義的前途」（第十五頁）。那末，這兩個共和國有什麼不同呢？目的是一樣的，領導人是一樣的，所謂「工農民主共和國」和「工農資階產階級聯盟的國家」，所不同者，就是多了「資產階級」一個階層，但他們聲明過：他們要力爭非資本主義的前途，他們又要不斷的鬥爭，他們又是領導人，當然資產階級在某一種環境下會被認為「動搖變節」而被消滅，他們又鼓吹「徹底的軍權主義」——蘇維埃制度，因此，所謂「民主共和國」或「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實在和所謂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是一樣的東西。所不同者，就是「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自始就具備了這樣一種形式，至於「民主共和國」，是要經過鬥爭，改變成這樣形式。到了那個時候，也許他們不再名之為「民主共和國」，而認為這一個暫時性的東西已經結束了。

共產黨聲稱放棄蘇維埃政治，而他所鼓吹的「民主共和國」，又是利用不同的方式，完成並實行同一的政策與制度，是及是不能不加以揭露的！

這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濟的及政治的去向。

十三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三國際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上，共產黨主張各階級，各軍團，各區域，應受無產階級、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無產階級八路軍和邊區又受共產黨的領導；但共產黨本身也不是獨立自主，他又要受人牽制——第三國際——的領導，這是共產黨的事實，在他們也不否認。又他們在「民族政策」上，不但主張所謂「民族平等」，而且「民族自決」，是舊日，鼓吹「民族分裂」，而且主張整個中華民族與他國結成「聯

盛」。他說：「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對全民族負責，決不是爲了俄國人民，或第三國際的統治」。但這是他們的門面話，擦下去便真說：「只有中國大眾和俄國大眾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在共產黨看來，「中國大眾和俄國大眾的利益」，那一點不「完全共同」呢？「反帝」是「完全共同」，「反法西」是「完全共同」，最後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共和國，又是「完全共同」，所以共產黨「服從」莫斯科的「意志」，是澈底的，整個的。至於今後革命勢力之開展，那末，「完全共同」的地方也就愈多，所以他說：「而當然，一旦中國大眾，像他們的俄國弟兄一樣，獲得了民主權及社會的經濟的解放以後，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為人地擴大了』」。到了這種境地，當然，現有「服從」莫斯科「意志」的辦法還不夠，應該進一步歸屬三國際的統治。所以他又說：「當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然後蘇維埃國際場合的問題才會產生」。「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的關係日益密切，這樣一種聯盟是急切需要的」。我們當然可以瞭解共產黨的一貫政策了。他要中國革命，全中國各政派、各階層，通過共產黨受第三國際的領導；他要分化民族團結，最後把整個（或分化分爲幾個）中國，送到第三國際所轄之下去。我們反對日本代我們決定我們的命運，強迫我們加入「防共協定」；難道我們就願意人家代我們決定我們的命運，強迫我們加入「反法西聯盟」嗎？我們反對日本來統治我們，我們就願意另一國家來統治我們嗎？雖然，他也有一个聲明：「還有最後一點顯然是最重要的，即這個世界轉盟而成功的話，必須各國依其『民眾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權利；必需各國主權完整，絕非『聽命』於莫斯科」（以上所引，見言論集第九十五、九十六頁）。但我們知道：在現在，我們和蘇聯，顯然是

兩個不同的獨立國家，而政治的經濟的關係，也遠沒有達到共產黨所謂「完全共同」的地步，尚且不能不「照從」莫斯科，他們的偉大的祖國的「意志」，何況在組織「聯盟」，而「共同利益的基礎」，驚人地擴大以後？這顯然是「自欺欺人」的話。

全國同胞！共產黨和他們所謂帶動大眾也者，有他們自己的祖國，有他們的莫斯科；我們的祖國在那裏？我們的莫斯科又在那裏？我想：我們總不會受人的欺騙吧！

十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傀儡戲（上）

「中國共產黨」，雖然冠了「中國」兩個字，其實，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第三國際的指揮與領導。所以我們及其枝枝節節的去分析共產黨的主張，不如先明瞭第三國際，即蘇聯對於世界及中國採取什麼態度。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根據李米特洛夫的報告，通過一個「法西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為達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底任務」的決議，這就是目前共產黨所以提出「統一戰線」，以及其他一切口號與主張的總綱領。

在那個決議上說：「在蘇維埃國家中，社會主義得到了完全的和永久鞏固的勝利，……鼓勵勞動者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鼓勵勞動者為和平，為自由，為民族獨立而鬥爭」（世界之向第十七頁）。因此，共產黨為高興反法西斯，要爭取所為「和平」，要求「自由」，並且也說「為民族獨立而鬥爭」。

又說：「各民族各階級的聯合，應當採取統一戰線的形式來應用『統一戰線』的實驗，在全國的地方的省區的全國的以及地方的範圍內，設法與各派勞動羣衆組織，訂立共同行動的協定」（第十九頁）。因此，共產黨也要在中國範圍內，建立一個各民族、各軍閥……的「統一戰線」，更早還有三個「共同綱領」（協定）。

又說：「要使廣大羣衆行動起來，就必須根據羣衆迫切需要，根據羣衆在目前發展階段上所具有的戰鬥力而提出鬥爭的口號和形式」（第二十八頁）。「共產黨員應當努力把勞動農民，城市小販，商賈，以及被壓迫民族的勞動羣衆的鬥爭，在無產階級民族領導之下匯合起來，……去反對法西斯主義者，廢除基本羣衆的政策，反對封閉資本和資產階級政府，只顧剝削者利益的僞幣政策，反對掠奪不堪的青壯年，佃租，和債務，……與壞兩國家經濟破壞的農民。共產黨員應當在城市小販，商賈和營業界中，以及在職員中，到處進行工作，然後喚起這些階層，……反對高利貸的鈔票，反對開闢國家機關及市政機關的職員，反對縮減他們的薪水」（第三十八頁）。「吸收成千萬勞動婦女，……掩護他們切身要求和利益，尤其是……反對婦女的不平等地位，……根據『同工同酬』的原則來爭取提高工資」（第三十四頁）。因此，共產黨又主張工人、農人、婦女、各提出切身的剝削和要求，同時，提出：取消苛捐、雜稅，反對高利貸，反身還債，爭取男女平等的地位……等口號；並且主張這些羣衆，要緊緊地屬於階級的領導」。

又說：「他（指共產黨）應當用工人組織共同行動的方法，把羣衆動員到這些要求綱領的周圍。這樣要求能夠把危機的惡果，真正移到統治階級身上，同時為要實現這些要求而進行的鬥爭，……使資產

階級屬於削弱，使無產階級底陣勢日漸鞏固」（第二十三、二十四頁）。這裏點出共產黨要動員工人以外的羣衆，主張他們爲了某些要求而進行鬥爭，並且常常把「危機成惡果」，「移到政府身上」，說政府怕民衆，不肯放棄統治政策，不能實行改良民生，以致販賣失敗……種種口號與資本的由來。

又說：「共產黨員要很忠實地執行協定上所條件，國民必須及時地去『揭穿』那些說一派話的人，及組織對於共同行動的各種忘工」（第二十四頁）。「與社會民主黨及其組織實行共同行動的工具，不僅不應當取消，而且反而更加必須實行，認爲沒有理由擋着抗評，擋着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無資產階級合意的思想和實際」。同時，這一必須運動在當時頗以解釋工作，向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組織共產黨主義原則和辯領」（第二十六頁）。這就是共產黨發有各色各樣的小冊子，「解釋共產主義與原則和辯領」，而又隨時隨地「揭穿」並「指斥」個人，某種超漢奸思想，某種是錯誤行動，某種是對於「統一戰線」不大滿意的程度，……一類言論與行動的依據。

又說：「在國會民主黨執政（或是社會黨員參加混合內閣）的國家，共產黨員，不要只限於宣傳方面，揭露這種政府底政策，還必須動員廣大羣衆去實現那些實際的切身的階級要求而鬥爭，這些要求，就是社會民主黨員宣言實行的，特別是當他們還沒有執政或者還沒有參加政府的時候，曾在自己政府中宣稱要實行的」（第二十六頁）。爲什麼共產黨要責備國民黨，說：沒有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肯實行三大政策，不能實現總理遺囑，喚起民衆，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並且要召開國民會議？……我們在國會底可以得到一個回答。

又說：「共產黨員應當用革命策略，選擇取勢聯營爲擁護自己切身利益而進行的最初步的步驟

運動起，以便吸收由全國大運動來，……必須隨運動底加深和擴廣，來改變口號，……來蘇聯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第三十二頁）。為什麼共產黨要以「鬥爭」、「勞動者」、「切身利益」，作為動員起來的基本手段？為什麼主要隨時改變他的行動綱領和鬥爭口號？……我們在這裏也可以找到一個根據。

那末，這個最下面的節目是什麼呢？莫斯科也給我們解答了。

他說：「應當訓練工人階級，使其能在環境改變時迅速改變鬥爭底形式，和方法，必須依照運動發展底程度，將防禦轉變對資本的進攻，採取組織羣衆政治運動工具方針」（第二十四頁）。——這是第一步辦法。

又說：「應當利用農民運動來創造發展和鞏固無產階級鬥爭底戰線。在選舉中，共產黨員應當獨立活動，……在反法西斯主義危險當前的時候，共產黨人可以依據一戰線運動底程度，和效果為轉移，代替舊地選舉制度而何為轉移，與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者提出一個反法西斯戰線底共同政綱和共同的候選名單，來進行選舉運動，但同時還保留自己的政治鼓動，和批評的自由」（第二十九頁）。——這是第二步辦法。

又說：「在政治危機底條件中——在統治階級沒有能力來對付蘇聯革命底强大浪潮的時候，共產黨員應當提出基本的革命口號（如監督生產，監督銀行，解散警察，用武裝工人的民營來代替私營等），使資本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更加動搖，使工人階級的力量更加擴大，使反蘇聯的政黨孤立起來，引導工人羣衆，走上用革命方法奪取政權的道路。如果在羣衆運動達到這樣高超的程度，有可能而且得

着無產階級利益，必須建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或反漢西斯帝的人民聯繫政府。……如果列寧政府能夠真正採取堅決辦法去反對反革命的財政大王及其法西斯帝走狗，同時又一點不限制地繼續活動和工人階級底鬥爭，那末，共產黨將盡量幫助這樣的政府」（第二十六頁）。——這是第三步辦法。

因此，共產黨在這軍事匆忙中，主張進行選舉運動，——由「抗總」到「普選」。主張人民有「完全自由」。我全國同胞，有這樣的認識與準備沒有？有體性四萬萬四千七百三十萬人的生存利益，有二千七十七萬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心沒有？我二百七十萬無產階級同胞，有沒有考慮、沒有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所謂「蘇維埃政權」，能不能建立在「西方極樂園」裏去？中國奴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權利和可能嗎？

十五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傀儡戲（下）

李米特洛夫關於所謂「爲和平而奮鬥」的統一戰線」的一篇演講，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宣言，關於我國所謂「統一戰線」的地方更多。

李米特洛夫氏說：「現時所需要的和平統一戰線，不僅要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勞動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而且還要包括被壓迫民族以及受戰爭挑撥者或被其國家獨立的人民」（第五頁）。這正是我國共產黨所以提出「統一戰線」的構成員列賓的原故。

又說：「無產階級政黨，當然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入資產階級陣營立場，可是同時，他却應當以自己的武器、方法和無產階級之外交政策與國防事業」（第八頁）。——我們不是看到共產黨攻擊威

將的外交政策嗎？不是又看到共產黨攻擊政府的戰略與謀術嗎？這就是他們的經典。

●又說：「工人階級，……牠應當將本國國防問題，擴大工農民主權利的要求，擁護工農切身利益的要求，最緊密聯起來；因為，只有實行政治制度民主化，只有實行軍隊民主化，驅逐法西斯帝及其一切反動的軍官，只有滿足工農羣衆最迫切的要求，然後方能加強民衆反對法西斯帝侵略而保衛國家的能力」（第八頁）。——我們不是聽到共產黨說過：不擴大民主運動，就不能求得抗戰的勝利；不允許民衆團體，工會或農會，提出切身利益的要求，為其利益而鬥爭，就不能發動羣衆嗎？不是常聽到共產黨主張軍隊應該民主化嗎？這就是他們的秘訣。

又說：「工人階級底代表，應當贊助那些足以顛撲本國資產階級政府投降法西斯侵略者的行爲，足以防止資產階級政府叛賣本國人民獨立自由利益的具體步驟」（第八頁）。——我們不是常常聽到共產黨說：中資資產階級，在某一歷史階段中會動搖變節嗎？這就是他們的心傳。

再五一宣言上說：「全世界的勞動民衆，日益團結為廣大的統一戰線，目前堅決進行爭取糧食，爭取自由，擁護和平的鬥爭」（第二十一頁）。——我們不是常常聽到共產黨說：要給予民衆以絕對的自由嗎？給予人民最低生活程度之保障法律嗎？擁護所謂「和平」嗎？這是他們的教條。

又說：「法西斯帝野蠻暴徒，因害怕民衆，已把城後一點民主權利消滅淨了。……蘇維埃政權，乃是人類史中最堅固，最民主的，真正全民的政權」（第二十四頁）。——我們不又常聽到共產黨攻擊政府，說是剝削了民衆的民主權利嗎？說：蘇維埃制度，比國內任何政派民主主張為徹底嗎？這就是他們的聖經。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的一個大原則，以及在這個原則下所提出的各種「綱領」和「口號」，以及根據這些「原則」「綱領」和「口號」的施行的各種行動和策略……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指使與指揮，他們沒有考慮過，更沒有絲毫的變更。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考慮和變更的權利。一舉一笑，一動一靜，完全受人牽的支配，完全和廣場中的傀儡劇——戲法雖多，却完全是幕後人的提弄，他本身卻是盲目的，機械的，被動的。

這樣的集團，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嗎？這樣的所謂「統一戰線」，是我們求民族自由平等的民族革命進行中所適用的組織方式嗎？我們要求「獨立」，那裏能倒退另一國家的懷裏？我們要求「自主」，又那裏能受人家的指揮與命令？

十六 結論

現在，就根據我們的分析，來作一個簡單的結論。

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者，它的產生的原因，它的目的和使命，根本不是爲了「抗日」，而是爲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領導「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因爲他有前述的三種特質，和兩種革命觀，所以他們對於民族革命，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和中央政府，根本就沒有良好的觀念。

他們表示：願意改組紅軍爲國民革命軍，願意取消蘇維埃制度，取銷土地革命，擁護並實行三民主義，擁護中央政府，放棄階級鬥爭的口號，加入民族革命的隊伍——和全國人民一致「抗日」——這就

是他們于國內和國外（第三國際）兩種要求下的，不得已的舉動。

但是：還是他們「進一步退兩步」（毛澤東語）的策略，上面那「進一步」，下面就是他們「退兩步」。

「三民主義」嗎？誠然，他們一再表承爲三民主義而奮鬥，以三民主義爲「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然而他們所謂「三民主義」，却不是孫中山先生所創造，國民黨所實行，我全國人民所認議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這偏主義，在他們看來，正是一個「不激進的」，「不革命」，「偽革命」，或「反革命」的東西。他們所擁護者是「革命的」或「真正革命」的新三民主義，這偏主義，就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他們所擁護者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地主主義。這三個主義，也就是共產黨的反帝運動，蘇維埃制度，和土地革命。在他們看來，祇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即共產主義，是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之途的南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原則，自然非共產主義莫屬。不過因爲人情難堪的原故，不能不以「三民主義」爲幌子。所以他們所謂「三民主義」，實在就是「三民主義其實的共產主義」。

他們固然表示過：承認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但同時他們又對於國民黨採取曲線的攻擊態度。所以他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分析國民黨，說國民黨在一歲的性質上是反動的。統一戰線要求「統一」，「和平」，「抗日」，「民主與自由」，以及「實行三民主義」；而國民黨却進行「內戰」，「破壞統一」，「專制」，「鎮壓」，對外「投降帝國主義」，「不抵抗」，「不能實行三民主義」。再用歷史的眼光來說：國民黨對於統一戰線的態度，可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期，是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破壞者

(指清共)；第二期，是採取猶豫不敢加入的態度；第三期（即目前），一部分的加入統一戰線，即一部分黨員擁護他們的主張，一部分政策轉變了；第四期（即將來），又會叛變統一戰線。至於共產黨却不同了。第一次統一戰線破壞的責任不在他們，第二次統一戰線是他們倡導的，目前他是統一戰線的原動力，領導人，未來又不能不由他領導，走上勝利之途。

他們也一再表示：他們要求「統一」，並將「統一」兩個字，列入他們領導的運動中，名之為「統一戰線」。他們也一再表示：他們願意和各黨派、各軍團、各階層合作，或聯合。又表示：擁護政府。可是：明明是一個殘暴民族——中華民族，他們偏偏要在挑撥他，劃分他。明明是整個的國軍，除了所謂第八路軍之外，同受中央的訓練、調遣、和指揮；所謂人民及職業團體，無論為農、為工、為商，也無論為廣東人、新鮮人，又無論是大貧，是小富，同機械統一，擁護中央，在政府統治下，做救亡工作，為民族生存而奮鬥！至於執政的黨，也祇有一個，一個中國民族。而共產黨要割裂他，分化他，割裂為各種不同的分立的單位，化分爲各種不聞的對等的關係，把一個統一的國家，破壞它；把一個統一的中央，和執政黨，否定它。

在統一戰線一方面，他們是要以「赤軍」（或稱第八路軍），領導全國「軍團」，以「赤區」（或稱邊區）領導全國「區域」，以「無產階級」領導各階層，領導全國民眾，以共產黨領導全國黨派，同時，「赤區」「赤軍」「無產階級」又不能不受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他們是總領導者。

他們固然高呼「抗日」，但是他們却主張：對外抗戰，同時要對內鬥爭；同盜者，同時也是革命的對象；他們參加民族革命的隊伍，同時又降低民族革命的重大使命與地位，認為工人運動的附屬意義，

論至這社會革命的手段。

在統一戰線下，他們「進兩步」的政策很多。現在，再述幾個重要的如下：

第一個就是民族政策。他們的民族政策，就是鼓吹民族分裂。他說：中國政府和國民黨採取大漢主義，壓迫國內少數民族。所以他們主張「民族自決」，就是各民族可以享受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就是在國家關係上脫離集體而獨立，他認為脫離中國，另組政府，是民族向上。這樣，不但外蒙古——中國土地和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同時又是蘇聯同盟者，對於我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鬥爭，抽身旁覬有了理由，而且蒙，以及外蒙以外的邊區，脫離中國，加入蘇聯——他們的祖國——的旗幟之下，更有了根據。

第二個就是民主及自由。他主張採取中山先生十三年北上所主張的，用以推翻反動的北洋軍閥統治的和平革命方略——國民會議的方式，來顛覆中樞。他又主張人民言論、結社……等等，要有絕對的自由；甚至武裝也能自由。前者是目前推進共產黨勢力的方法，後者是武裝要求政府，或暴動的準備。

第三個就是改善民生。他們要把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到最低，而又把政府負擔，加到最重；他要政府全力抗戰，他又要政府全力改善民生，動搖政府威信；同時又提出各種對內鬥爭的口號，減低抗戰的力量。

現在我們不能不說明：「抗戰民族統一戰線」，到底是怎樣的形態？往那裏去？就第一點說：可以說他們沒有一定的形態，是隨時隨地在變動中，祇要領導的共產黨提出了新的主張和口號。不過在大體上，他們的政治形態，是由否定國民黨合法的統治的地位，否定全國的中央政府，破壞統一，而用民

三、自由、改良民生等口號，進行和平革命的方略，顛覆政府，充當反抗政府的力量，減低政府的威信，而成立一個較高級的另一暫時性的「人民共和政府」。他們革命方略，是由主要的對付外來的敵人，而主要的對於國內的敵人。在「聯合戰線」方面，是由所謂「抗日統一戰線」，而「建國統一戰線」。在第一期，是以三民主義為幌子，在第二期就公然以共產主義為招牌了。就第三點——抗日民族戰線往那裏去？這一點說：就是要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的共產革命。所以他們要隨時鬥爭，隨時充實並擴張無產階級的力量，制壓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或政黨的力量，以備最後整個顛覆他們認為反動或半反動的統治，及其勢力，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

又因為共產黨愛護蘇聯，遠在他們愛護中國的觀念之上。所以他主張「服從」「莫斯科」的「宣言」。他們不但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可以脫離國家關係而獨立，並且主張整個中國（也許是被分化為幾個國家），加入為蘇聯的「聯盟」。根據他們：「人民共和國」是「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的解釋，可見「聯盟」就是「聯邦」。

再說到他們的傀儡戰犯吧？他們主張組織「聯合戰線」，他們主張改良民生，他們主張武裝民衆，他們主張民族分立……這一切的一切，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的決議看來，根據李米特洛夫「爲和平而奮鬥的統一戰線」的演講看來，根據於共產國際執委之五一宣言看來，完全是被動的，完全是在受制於蘇聯的，命令或指揮。他們沒有考慮過，選擇過，變更過，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考慮，選擇、改變的餘地。

總而言之，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雖名之爲「抗日」，其實就是破壞「抗日」的隊伍，減低

「抗日」的熱情，分散「抗日」的力量的活動。雖名之爲「民族」，其實完全是「階級」——極少數權貴指揮之類。雖名之爲「統一」，其實正是破壞「統一」——破壞民族統一，破壞軍政統一，破壞內政統一，……。雖名之爲「黑線」，其實何嘗能爲一條整齊的，劃一的「線」？那種對外「鬥爭」，同時又對內「鬥爭」；面對「內戰」，又有各種不同的對象和陣容：民族和民族鬥爭，階級和階級鬥爭，政治和政治鬥爭，人民和政府鬥爭，婦女對男子鬥爭，……正是「混戰、團」，什麼叫做「戰線」？！這就是「分歧」，誰說的？我還不能避諱，這矛盾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又不能明瞭，這暫時可以到什麼時候。他們所謂「合縱」，誰真不知道「合」些什麼？又「作」些什麼？我們要求「獨立」，不願意某日就歸入我們的命令，或以別有加入所謂「聯共協定」，我們何嘗甘心由另一國家代爲決定我們的命运，與此加入所謂「反共、反蘇聯」？！我們要求「自主」，又何能接受「黨的指導與領導」？中國共產黨自己也要受人家「領導」，自己還不能「獨立」「自主」，又何能「領導」我全國國民？更何能領導我們去標「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鬥爭？共產黨說：中國資產階級因為本身的軟弱性，所以在某一歷史階段就會動搖彷彿，難道資產階級也在「軟弱」中，沒有健全的發展，而躉躇階級——資產制度所孕育的階層，倒壯大了嗎？列寧「哲學」革命了嗎？恐怕馬克思首知，也要罵這一班所謂信徒也者和他開玩吧！老子還沒有長成，兒子又能管理家務，恐怕就是三歲小兒，也要笑掉牙齒吧！

因此，我們反對這種違反民族革命要求的所謂「抗日統一戰線」，反對這種「無產階級」「領導上」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面目

每冊實價二角

權 版

著作者 陳允中

印行者 求是出版社

漢口二元路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封底